

永樂大典

卷三千五百八十
六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五百八十六 九真

導

洪武正韻蹤倫切循也率也行也習也卿射禮大夫席導東謂之導許慎說文講从走尊聲將倫切爾雅導循也非馬疏釋曰導者周南

導

度果韻古作弊司馬光類編縱倫切吳械韻補叶音租全切李尤陽德賦賦曰若夫唐稽古作先於赫聖漢抗德以遵戴何六書故循道而行也楊

導

桓六書統精母構與履同與或以萬與履居道者大導滿慈志韻會舉要

導

商清音字漆博義古作弊趙謙聲音文字通晶君切作弊非韻會定正字切

導

精變精 篆 導 郭昭卿 字指 導 汗 導 並義

導

澤碧 導 並王存義切韻見杜 導 徐鉉 導 篆韻

導

並高勉齋 隸 導 華山 導 先母碑並洪 導 靈臺 導 華嶽

導

祝睦碑並 真 導 智 導 虞世 行 導 導 並王 導 米

導

漢隸字源 書 導 永 導 南 書 導 導 並王 導 米

導

草 導 智 導 並張 導 鮮于 導 趙子 昂

比之陳導

昔史揮塵劉與傳東海王越既總錄以與為上佐賓容滿筵文案盈机遠近書記日有數千終日不倦或

以夜繼之人人歡暢莫不悅附命議如流酬對款備時人朕其能比之陳導後病手疽卒

釋行導

高僧傳福州闍王之仲子同光末為僧後於閩中寓光園禪院李氏子邀齋出門謂李曰今夜有火自東南至

于北是 **道導**

高僧傳姓張吳興人夙負殊操策士稱之後學天台一夕果然 **道導** 心三觀法門寫法華經居支硎之福地與元中終 又

云字宗達吳興張氏二十受具戒學昆尼參左漢習止觀乃廣寫法華置經院於姑蘇支硎山舉高行二七人常持法華尚書劉晏等相與表奏賜

名法華後於靈岩道場行法華三昧忽覩大明上燭于天身在光明中以問荆溪曰智慧光明從心派出將以顯發第一義天也與元七月晦無疾

吉 終 洪 導

高僧傳姓時氏相州人神辯如泉聲相鐘鼓仁壽二年勅送舍利于衛州之福聚寺將出示眾乃放紅赤二光人蒙使於

博州起塔初至州西有鶴數十頭當輿上旋繞數匝久之而逝及至東城隆聖寺置塔之所夜有白光數十道如車輪又雨花委地光曜如雪掘基五人獲泉半升夜降神仙八十四人持花繞塔又婦人患日二十餘年及未禮拜兩目齊見後行道之夕又放赤光照寺東房見卧佛及坐佛說法之像復見梵僧對眾讀經有一十四字皆梵書人不識其他祥瑞不可殫述以大業四年五月十九日卒於善興春秋七十有九 雲 導

高僧傳姓程氏河北人學瑜一紀大來頓教法界心源並披析義理擬超時匠後少覺有疾使坐誦經維摩勝鬘卷了命終卒於郡下

僕

洪武正韻踈倫切鄉飲酒禮輔主人者或作遵為其降席而遵法也又鏡

我二韻宋重修廣韻將倫切又音僕戴侗六書故祖倫切主人之介曰僕通作遵記曰介對僕對皆居右原成曰僕作遵鄉人為鄉大夫未觀禮者鄉飲酒禮曰遵者降席原成曰謂此鄉大夫未助主人未賓主人所尊而遵法者也今又作僕或作主記人曰介僕象舍旁也主人坐於東南而坐僕於東北曰輔主人也又語曰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陸氏曰士短切說

永樂大典卷五百八十六

二

又曰且也按僕其當作撰祇當以遵音歐陽德隆押韻釋疑縱倫切郭守正紫雲韻又獨韻內乃語大夫僕字楊植六書統精母僕從人巽聲說見見母熊忠韻會舉要商清音通作遵鄉射禮大夫席尊東謂之遵又獨線二韻趙謙聲音文字通商君切雙音見管韻韻會定正字切精遵精精愛

僕 叢 僕 社 从 古 集 篆

書 僕 古文韻海

僕 六 書

草 僕 鮮 于 振 草

書 僕 書 集 韻

書 僕 統

書 僕 統

書 僕 統

介 僕

禮記鄉飲酒介僕象舍旁也設介僕以象日月注主人者尊賓故坐賓於西北而坐介於西南以輔賓也主人者接人以仁以

德厚者也故坐於東南而坐僕於東北以輔主人也日出於東僕所在也月出於西介所在也疏主人東南象夏始賓西北象冬始饋東北象春始

介西南象秋始末據章熊朋來集介輔賓遵輔主人遵者遵法以相禮當從儀禮作遵禮記以遵作僕亦音遵

踈

洪武正韻踈倫切廣韻踈也又剛先二韻陸法言廣韻將倫切蹙也又阻

圓切司馬光類篇早也又阻頑切伏也又遠緣切屈伏也又從緣切行曲又莊緣切一曰早也茶也楊桓六書統精母踈 篆 踈 六 書 隸 全 六 書 踈 隸 統 踈 隸 統

恹 蹤倫切丁度集韻謹也司馬光類篇又遠緣切又從緣 篆 恹 六書

魄 蹤倫切韓道昭五音集韻從光 篆 魄 六書 隸 魄 六書

辨 蹤倫切韓道昭五音集韻到獵韋務五 音類聚辨子詢切字溱傳義將倫切

𦉳 蹤倫切韓道昭五 音類聚音傑專也

𦉳 洪武正韻他昆切日始出魄司馬光類篇亦作𦉳又之閔切𦉳𦉳 懇誠兵械韻補叶音他鈞切蘇內翰衆妙堂詩湛然無觀古真人跌

至一醉扶桑𦉳又叶音它消切蘇黃門兵山人詩一去兵興十五年一寸 間田曉日𦉳戴侗六書故都昆切日初出胸物也楊桓六書統遠母𦉳原

紫𦉳味𦉳或以𦉳聲𦉳𦉳熊忠韻會舉要 篆 𦉳 𦉳 並見杜从古集 微次清音韻會定正字切透昆透汀天𦉳 書 𦉳 𦉳 並見杜从古集

𦉳 六書 隸 𦉳 𦉳 並六 草 𦉳 張錦 𦉳 鮮于樞並 書統 𦉳 𦉳 漢 𦉳 草書集韻

永樂大典卷三千五百六

三

𦉳 洪武正韻他昆切口氣又重遲貌詩大車𦉳𦉳又音豚又震韻又見上并 都昆切許慎說文𦉳口氣也从口𦉳聲顧野王玉篇徒孫切𦉳同上徐鍇

道釋他門反丁度集韻隸作𦉳司馬光類篇𦉳或从𦉳作𦉳又觀猥切說 文𦉳𦉳重聚也𦉳又徒潭切毛晃禮部韻畧中明在諄韻內戴侗六書故

口氣散薄也韓道昭五音集韻𦉳古文五音類聚𦉳音𦉳義同又都罪切 楊桓六書統透母牽着文又都罪切諺言也統𦉳𦉳𦉳或从𦉳聲𦉳𦉳

𦉳𦉳熊忠韻會舉要微次清音趙謙聲音文字通𦉳否昆切作𦉳非 又大聲詩大車𦉳𦉳俗音𦉳𦉳不出韻會定正字切透昆透汀天𦉳

𦉳 並杜从古集 篆 𦉳 徐鉉 𦉳 六書 隸 𦉳 𦉳 書 𦉳 𦉳 篆 𦉳 𦉳 統 𦉳 𦉳 書 𦉳 𦉳

𦉳 並六 草 𦉳 鮮于樞草 書統 𦉳 𦉳 書集韻

𦉳 洪武正韻他昆切明也說文引春秋傳𦉳燿天地左傳天棗𦉳𦉳杜預曰 無光燿也又仄韻及見上許慎說文𦉳从火𦉳聲顧野王玉篇徒門切又

他雷切𦉳燿盛也又他門切丁度集韻一曰灼龜炬隸作𦉳其械韻補叶音 他鈞切火色也左氏傳上陽之占初服振振取琥之旂鵠之負賁天棗𦉳

吞

洪武正韻他昆切咽也餐也并也說文从口从天許慎說文吞从口天聲
 土根切顧野玉玉篇他恩切陸法言廣韻吐根切又音天徐鍇通釋通痕
 反司馬光類篇他根切亦姓漢有吞景雲吳枚韻補叶音他年切王筠詩
 桓桓信無敵堂堂寧有前九駟良易舉八荒安足吞毛是禮部韻略并包
 也韓道昭五音類聚于虛賦曰吞若雲夢者八九楊桓六書統遠母音塵
 味也統聲熊忠韻會舉要徵次清音又廣雅吞滅也趙謙聲音文字通吞
 根切叶音如天不出借并力之意 篆 𠂔 王存義楊鈞
 韻會定正字切遠昆透汀天吞 書 𠂔 鍾鼎集韻 𠂔 澤

落 吞 古文並杜从古 徐鉉 篆韻 𠂔 六書 隸 吞 魏尊號碑 漢隸字源

吞 六書 真 鍾 吞 虞世 吞 顏真 吞 柳公 權

草 吞 皇 吞 王義 吞 黃庭 吞 鮮于 樞

總叙 戰國策三晉分智氏豫讓欲與聶離為刑人入宮塗廁欲以刺 襄子左右欲殺之襄子卒釋之豫讓又漆身為厲其妻不識曰

永樂大典卷十五百六

五

狀貌不似吾夫其音何類吾夫之甚也又吞炭為啞變其音三國志蜀先
 主問魏延曰今委卿以重任卿欲云何對曰若曹操舉天下而求請為大
 王拒之偏將十萬之眾至 請為大王吞之眾將其志

張陵被蛇吞 馬明叟實賓錄後漢順帝時張陵客遊 蜀土飲租稅米謀為亂階時被蛇吞 狼顧

鯨吞 唐李衛公集上尊號冊文 有 鯨吞咸洛之志 二蛇相吞 太平廣記 張沆在河

南幕府七月有二蛇於草間 活剥生吞 類說李義府嘗作詩曰 大吞小者十月遭構而竟 鏤月為歌扇裁雲作舞

衣自伶回雪影好取洛川歸有張懷慶好偷竊名士文章乃為詩曰生情 鏤月為歌扇出性裁雲作舞衣照鏡自伶回雪影未時好取洛川歸時語

曰活利張昌齡 山川吐吞 宋蘇東坡集九成臺 風濤吐 主吞郭正一 銘 覽觀山川之吐吞

吞 宋江藻浮溪集鎮江府金山神霄宮碑 快嚼亟吞 味陽 風濤湖沙赴其吐吞日月晦明環其左右 宗育

渚

未示為學譬以朽然入酒食之肆。見其肥美大哉，餅餌膾臚，雜然於前。遂欲左拏右攫，盡納於口，快嚼而亟吞之。豈不持腸壯腹，果然一飽哉。

他昆切許慎說文糶食已而復吐之。从水君聲。爾雅太歲在申曰渚。陸法言廣韻渚灘歲在申也。徐鍇通釋它門反。楊桓六書統透母韻余見影

母統聲本濡統切既借泐統趙謙聲音文字通查昆切又渚鄰水流曲折貌註从水意君聲韻會定正字切透昆透汀天渚。

書 內 集韻見杜从古 書 渚 徐鉉 集韻 渚 六書 隸 君 韓勅碑洪邁

君 孔廟碑漢隸字源

陪

他昆切顧野王玉篇它根切多合貌。楊桓六書統透母陪。陪也从自吞聲。原聲。陪。隸。字。漆。傳。義。吐。根。切。飲。日。上。

書 陪 六書 隸 陪 六書

蝮

他昆切顧野王玉篇他敦切蝮蝮丁度集韻蝮名似蟬而長。或省作蝮。韓道昭五音類聚蝮蝮虫味新美可食。又名蜻蚨。又余佳切。蝮蝮不安定。

意又柱光切楊桓六書 隸 蝮 集韻杜从古集 隸 蝮 六書

黠

他昆切顧野王玉篇他敦切月光也。丁度集韻黠或省楊桓六書統透母黠从月敦聲障或从章聲省文字漆傳義黠同上。

書 黠 六書 隸 黠 六書

黠 隸 黠 六書

黠

他昆切顧野王玉篇他孫切黃濁色也。陸法言廣韻黃黑色司馬光類篇。博雅黑也。又吐衾切說文黃濁色也。楊桓六書統透母黠。又它衾切協韻

統透母黠並說見 書 黠 隸 黠 六書

燉

他昆切陸法言廣韻燉火色。司馬光類篇。一日燉。隸 燉 六書 隸 燉 六書

燉

他昆切丁度集韻燉敦恨。心不明也。或省司馬光類篇。又徒困切燉。濁惡亂也。鄭樵六書畧燉恨。心不明。慈轉注楊桓六書統透母燉。从心敦聲。

原聲 隸 燉 隸 燉 六書 隸 燉 六書

享 他昆切丁度集韻視不明楊桓
六書統透母享从日章聲
篆 **享** 六書
隸 **享** 六書
統 **享** 六書

炖 他昆切丁度集韻風而火威貌司馬光類篇又徒
渾切又杜本切楊桓六書統透母炖原登炖
篆 **炖** 六書
隸 **炖** 六書
統 **炖** 六書

鮪 他昆切釋行均龍
愈手鑑俗音吞
篆 **鮪** 六書
隸 **鮪** 六書
統 **鮪** 六書

壽 他昆切韓道昭五
音類聚他敦切
篆 **壽** 六書
隸 **壽** 六書
統 **壽** 六書

醇 他昆切韓道昭
五音類聚人名
篆 **醇** 六書
隸 **醇** 六書
統 **醇** 六書

屯 洪武正韻徒孫切聚也漢律勒兵而守曰屯本作屯與屯字不同屯
本林倫切屯也經史多用屯為屯聚之屯今相仍用之張參五經
文字徒門切宋重脩廣韻又姓後蜀錄有法部尚書屯度徒渾切丁度集
韻通作敦吳械韻補叶音徒法切馬融廣成頌按隊按部前後有屯甲乙
相伍戊己為堅郭守正紫雲韻此兵屯字乃易屯卦韓道昭五音類聚七
出姓苑也頓音屯義同楊桓六書統定母屯熊忠韻會舉要做濁音說文

永樂大典卷三千五百八十六

七

本屯遺字假借為屯聚之屯漢禮樂志車十乘敦昆命楊雄傳敦高駟強
中管竝讀曰屯趙謙聲音文字通定昆切見照音此轉注用屯作屯茲非
又凡末也或用純詩白茅純束本見上聲又憂悶積中也作屯非楚詞忱
鬱是俗字又無知貌又扁貌作屯非莊聖人愚屯俗字又解也作純楚純
非韻會定正字切 篆 **屯** 說文杜从古集 **屯** 徐鉉 **屯** 六書
定昆定享田屯 篆 **屯** 篆古文韻海 **屯** 篆韻 **屯** 統 **屯** 六書

真屯 歐陽 草 **屯** 並張 **屯** 鮮于樞並 **屯** 篆書集韻

屯兵 西漢書趙充國傳充國將兵擊定武都氏人遣中郎將將兵屯
上谷又張安世傳安世嘗孫放為侍中中郎將監平樂屯兵置

幕府儀止將軍與上野起寵愛殊絕又馮奉世傳元帝時遣奉世將萬二
千人騎以將屯為名典屬國任立護軍都尉韓昌為偏裨到隴西分屯三
處典屬國為右軍屯白石護軍都尉為前軍屯臨洮奉世為中軍屯首陽
西極上漢高傳寬傳為代相國將屯師古曰時代國常有屯兵以備邊寇
寬為代相兼將此屯兵也東漢書西域傳朝廷以班勇班超子也為西域
長史將施刑士五百人西屯柳中通鑑綱目漢安帝永寧元年春三月北

永樂大典

卷三五八六

匈奴車師後王共殺漢長史詔復置都護也兵魏書滿寵傳孫權遣兵數
 十家佃於江北上八月寵以田向牧熟男女布野其也衛兵去城遠者數
 百里可掩擊也遣長史督三軍循江東下摧破諸也焚燒穀物而還應天
 府志吳孫皓聞張悌沒自選羽林精甲配沈瑩孫震屯于板橋又晉陳敏
 反使弟昶將兵數萬屯烏江昶司馬錢廣與周玘同郡人也玘使廣殺昶
 廣勒兵屯朱雀橋南又王含等水陸五萬奄至江寧南岸人情恟懼溫嶠
 移屯水北燒朱雀橋以挫其鋒又蘇峻反陶侃溫嶠帥眾趣建康軍于茹
 子浦舟師直指石頭至于蔡洲侃也查浦嶠也沙門浦用將軍李根計據
 白石頭築壘以自固使庾亮守之嶠又於四望磯築壘以逼賊又盧循寇
 建康至淮口中外戒嚴琅邪王德文都督宮城諸軍事也中堂劉裕也石
 頭恐循侵軼伐樹柵石頭淮口修治越城築查浦築園廷尉三壘又桂陽
 王休範舉兵反蕭道成將前鋒兵出也新亭張永也白下沈懷明戍石頭
 道成立新亭治城壘木畢休範前軍已至新林句容新志宋沈慶之也兵
 下蜀故老相傳戍山是也史傳未詳資治通鑑隋紀李淵帥諸軍濟河甲
 子至朝邑舍於長春宮關中士民歸之者如市淵遣世子建成司馬劉文
 靜師王長諧等諸軍數萬人也永豐倉守潼關以備東方兵新唐書盧坦

永樂大典卷三五八六

八

傳坦出為東川節度使時吳少誠之誅詔坦以兵二千屯安州坦每朔望
 使人問其父母妻子視疾病醫藥故士皆感慰無逃還者又高崇文列傳
 崇文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邪寧慶節度使為京西諸軍都統崇文恃功而
 侈舉蜀幣蔽百工之巧者皆自隨又不曉朝廷儀憚於親謁有詔聽使道
 之也居邠三年戎備整修唐書楊行密傳楊行密為寧國軍節度使大順
 二年孫儒屯溧水循山構壁行密遣李神福屯廣德計曰兵倍不戰當避
 其銳驕之乃退舍儒眾以為怯守者懈神福夜襲走之宋績通鑑長編仁
 宗天聖元年冬十月辛酉詔滅緣邊軍馬分屯內地以寬轉輸宋史趙立
 傳立守楚州建炎四年五月兀朮北歸蔡高臺六合以輜重假道于楚立
 斬其使兀朮怒乃攻南北兩屯絕楚餉道立引兵出戰大破之又紹興七
 年張俊改淮南西路安撫使司置盱眙俊與韓世忠八見議移也秦檜奏
 臣嘗語世忠俊陛下倚此二大將譬如兩虎固當各守藩籬使寇不敢近
 帝曰正如左右手豈可一手不盡力邪命俊自盱眙也廬州元一統志劉紹
 先李心傳繫年要錄云初京城失守紹先以兵數千屯光州守臣任詩厚
 遇之詩在光四年頗得其用故自靖康以來諸郡多破而光得獨全范蜀
 公奏議乞追還黎雅屯駐兵狀臣伏見去年為西川奏儀智高事宜權於

陝西差那兵馬於黎雅等州駐劄今來邊事既以寧息竊聞近日兩川物價騰長兵士又不樂住彼深恐非使况當時只是權時差那欲乞抽還免致別有生事李莊簡公集乞差文臣也兵廬州狀臣契勘淮西路廬濠二州及六安軍最與偽地接壤近聞王彥充復於壽春府鳩兵聚糧有窺伺之意竊慮王彥寇容謝通輩兵力寡弱透漏過淮南則大江之外盡入賊境深為未便臣自到任累具申奏後未及乞五六千人并乞差近上文臣一員前去廬州也駐雖蒙聖慈憫察降付都督府至今未蒙施行今呂順浩已到行朝伏乞速降指揮庶幾防秋之際不致誤事伏候勅旨貼黃臣契勘長江千里守禦為難若止於兩淮防託則力省而功倍臣所乞文臣一員如傳崧卿難行則本司參議官宗穎乃宗澤之子以其父故為諸將所愛又其人亦慨然有忠憤之氣或蒙聖慈假以制置或招撫使副之名今臣一面措置乞賜速降旨揮八月八日本聖旨今于某到是文臣一員

九月西巡撫使仍差兵二千八人計所差官制帶前去廬州也張魏公奏議奏郭振乞六合事宜狀臣今月一日郭振自滁州定山一帶回所歷地利形勢一一詳悉且與郭振議定以二萬甲軍守六合鎮江大軍也揚州建康大軍也和州池州大軍也巢縣內和州去六合不遠須得大軍也駐

永樂大典卷三十五百六

將來視賊所向徐議向兵決可取勝江州軍分五千人也舒州與巢縣相為犄角其餘子細曲折並令郭振面奏伏乞聖慈更賜詳酌施行且契勘前日馬步司兩軍曾經宿州出戰者近三萬人今來歇泊未久無故遽令遠出恐於人情或有未安且愚見欲令郭振先總行在去歲未曾差出之軍步軍萬人馬軍二千騎於八月二十日以後令振統率前來先駐六合繕治家計劃一虜有餘力合兵大入探報得實即乞車駕來幸至鎮江日諸軍次第而進聲勢百倍士氣自振伏望聖慈特賜睿斷施行人奏也駐時貽濠壽利害且契勘虜酋亮去歲南來以十年之經營率諸國之強大蓋將為必渡大江計也而天道惡盈就偵江干今葛王雖欲迫脅醜類復效前非惟不敢其下決未肯從第惟用兵之道不恃其不來而况中原舊兵不啻十萬然則群下貪功窺我淮甸亦豈可謂無此心哉且誠過慮以為萬一有此而其深鑑去歲之失捕那精兵數萬先據兩淮形勢止通清河海口之運南擾真除廬濠之問則恐未易支吾且愚以為今日之機其在兩淮不可不預作措置淮東宜於盱眙也駐以扼清河上流淮西宜於濠壽也駐以扼渦潁之運其他大兵節次進屯各立家計縱未能使之驚服而我之勢力日以浸立人心畢歸精兵可集儻益兵數萬則江南基本強矣

至於屯田之計可以招未淮北之人以歲月為之先至者獲利則彼必源
源而來惟今日之事錢糧二者最為急務乞明戒朝廷申教有司廣行科
撥越秋水未涸之前積於兩地險要去處庶幾軍旅之心不致回顧自餘
且與陳俊卿許尹子細面議必具奏稟事或有疑伏望聖慈不以愚不
肖今宰臣陳康伯等以書詰問當畢其說上備米覽伏乞睿照貼黃日契
勘楚州正對清河將未遣兵分守責在淮東都統隨機處置惟是當於海
口多備海船以防糧道之出伏乞睿照自之所陳姑叙大槩竊惟兵家之
事變化不常異時淮東西兩地自當酌量虜人所犯輕重隨宜應後難以
預度某處必以若干人守某處必以若干人戰必欲進而攻取必欲退而
不為屬在天時人事固難執一也伏乞睿照且聞兵事以義為主義微之
理其端無窮且自被罪日夜思慮不敢時刻少廢今日兩淮屯兵正欲示
之以形更觀其變徐為措置若一向示弱則狂虜有輕我之心中原夫未
蘇之望雖遠間使難以得志又况陝西山東之兵方圍牽制而我無中立
之師則首尾隔遠虜人得以併盡其力專攻一處為害甚大區區愚慮未
敢為當伏乞聖慈更賜詳察又奏移屯牽制利害狀且所議欲於十五日
以前節次施行刑襄止是移兵添屯若至秋深必有舉動且今牽制之師

永樂大典卷三十五十六

十

豈可不圖且到堂見兩相皆以錢糧闕乏為言且未敢盡說底裏而日未
衆論紛然惟國家之大計且當以身任更冀陛下斷之宸衷俾無掣肘後
虞而錢糧之屬不敢闕誤不勝幸甚伏取聖旨四月二日又奏進屯壽
春利害且不避誅戮嘗具奏稟謂虜使之來其議各有不同萬有一得河
南之地即乞先據形勢以今天下如其姑為款我之辭願陛下與二三大
臣亟議戰守及時而定且竊惟我之事力雖自單弱而中原之心實勤歸
向且愚欲以此盛夏遣大兵進屯壽春用觀其變今陝西山東之師寢寢
自立正宜從中垂進伺其心腹使夾河百姓堅戴宋之望利則深入鈍則
持守在我初無它虞且意無它誠恐此虜乘間隙先定其內秋高馬肥以
數萬之眾乘寇淮甸深溝高壘積以時月事實未易支梧亦恐歷日滋久
虜聚兵攻東西兩地之師既無牽制或難振作入况虜之臣下若張浩之
徒務功貪利豈無異心其患持不在大舊也惟虜自去冬用兵不得少休
近破陳州聞復分其眾西望唐鄧東趨徐海料其正兵亦疲矣若我屯師
壽春彼必致慮欲東西而驚則疑我未突於中欲備禦於中則恐東西大
軍益以深入如此則其下必有離心中原之人理須響應縱未能即成大
功規摹事勢固已立矣且愚何足以少補聖聰姑竭所見以效朴忠伏惟

聖慈俯賜鑒察。貼黃。且往嘗備陳先遣兵屯駐淮上。以為耳目。正謂今日事。今詳觀將帥中。可屬以壽春重任者。莫如李顯忠。蓋顯忠得名西北虜。實畏憚而邵宏淵郭振之徒。可以佐之。惟糧食急務。伏乞專教。有司蚤為措置。陛下若更厚捐金帛。付安信臣。招來中原之眾。事恐可圖。蓋兵馬器甲。非材不辦。今日之舉。借令中原未靖。防秋之計。已自先成。伏乞聖慈更賜詳酌。貼黃。乞留中。又條具江上屯守事宜。且職守藩方。無以自效。去秋不遠。理宜過為之備。少分憂顧。竊謂大江措置。既立。則形勢隱然。虜不敢萌窺伺之志。輒有本路管見。條列于後。萬一可采。伏乞早降睿旨。施行。

一。且欲乞本路弓手。許權宜增置五分。將來或有調發。即存留新人。及舊人三分之一。在縣巡警。其所增募錢。許於係省錢內通融應副。一。且愚見欲將本路合調發禁軍土兵弓手。並於建康府屯駐。差本路副都總管張玘統之。專一教習水軍。控禦沿江一帶。契勘日前禁軍並分撥隸屬都統司。差使緣分。差大頭及散在諸隊。人情不相諳習。未必得用。今若萃而為一。如某戰船。使某縣土兵弓手。及本州禁軍。每五十人或百人。各為一船。以使臣一員統之。蓋以蒿手水夫十五人或三十人。人情既熟。緩急必致力用命。一如象聖慈俞允。所有太平州池州宣州南陵縣沿派去處。其

永樂大典卷三千八百六十六

十一

州禁軍。縣土軍弓手。並行存留。應副本處差使。一。太平州池州係緊要控扼去處。欲乞差福建路合調發禁軍土兵弓手。分兩處屯駐。仍乞差本路副都總管費和仲統制太平州所駐軍。其池州軍容。且路逐別具中奏。緩急聚而為壘。可禦大敵。其福建起發人數。仍乞聖慈特降睿旨。優卹。攝設使之通知。今未既不差在諸軍。止令守江。人情庶幾安悅。可以驅使。一。且今所陳。如可施行。其江州乞以江西路兵。鄂州乞以湖南路兵。鎮江乞以兩浙兵。屯駐各擇統制教習水戰。仍令州郡務加存卹。無使闕乏。貼黃。一。且本府所遣戰船。已及六隻。餘數如期可辦。其它諸州。更乞頻降旨。一。且今未措置。既定。則諸處運屯。無反顧家室之憂。江南一帶。民情亦安。進戰退守。各得其利。伏乞睿照。又奏淮南移屯事。且今日具淮南移屯事目下項。一。議者以為虜叛。自清河大具戰艦。而未韓世忠之舟師。所不能遏止。且以為造舟於北。邑邑難備。探報所傳。多非其實。向者世忠以水軍直抵淮陽城下。糧食器械。盡萃于舟。而虜叛曾莫能略。遣偏師。連擊邀截。賊之事力。可以見矣。其後世忠又以戰船徑赴彭城。緣水悉石。大過淮陽而止。比其退也。莫有乘輕舸以追之者。今兩三月之間。豈能使集大

永樂大典

卷三五八六

舟縱使有之又安敢與世忠為敵也。一大軍既出內外之論多以前出後空前重後輕為言。臣謂用兵所恃獨在士心之和協將帥之肯為器械之犀利耳。就是三者尤以人心為先。士心苟離雖擁百萬之師遠敵江淮無補于事也。士心苟奮所向無敵虜叛安敢輕越而輒化之乎。故朝廷所急者當知其辛苦視其疾病時其衣糧明其實罰不如是雖環兵而守之緩急無可恃也。論劉光世軍馬屯駐事。且昨日恭奉聖訓今日思慮劉光世一軍合之家小去處且再三審度惟江州最便其一漕運通利其二城壁堅固其三將士住上流措置去家不遠書信易通無後顧之憂其時淮甸有警家屬各已安居大兵順流而下聲勢尤大區區郵隨之見仰冀聖裁貼黃如合聖意乞因率執奏事宣諭止以太平被火光世一軍家屬合行移駐伏乞詳酌司馬溫公傳家集乞留諸州屯兵劄子且奉初光永興軍一路兵馬都總管安撫使臣竊聞本路十州所管屯駐禁軍至少大半皆是緣邊就糧兵士常時分為上下番有一半在逐州或遇邊上稍有警急則直皆抽去逐州並無守把兵士且竊惟天下事不可忽必須思慮預防戎狄犯邊雖當竭力捍禦然腹內州軍豈可全無武備况逐州皆有軍資甲仗市邑民居萬一犬羊奔突間謀內應或盜賊乘虛姦人竊發

永樂大典卷三五八六

士

其本州官吏手下無兵雖有智勇將安所施且愚以為逐州宜各添一指揮禁軍屯駐內永興軍為關中根本宜添兩指揮若朝廷別無兵士可以差撥只乞於緣邊就糧兵士內依此數目撥留在逐州屯駐邊上更不得勾抽所責緩急不至夫備取進止張可訛陸集乞屯兵江州劄子且今月二十九日面時據江州中承以北官司次第關報五月十三日有番人軍馬入東京契勘本州係江西一帶衝要門戶兼對江舒蘄州並無入馬防托切恐有緊急探報無以杖梧中乞差撥軍馬前來本州駐劄臣伏見虜人觸熱行師乘我不備駐軍京師其意之所屬未易測知要當過為隄防且契勘行朝所恃以為藩翰者韓世忠張俊岳飛三大將之兵世忠駐淮東俊駐建康飛駐武昌其勢必不可輕動惟是淮西雖係張俊宣撫地分朝廷不過令分兵廬州守禦竊恐未必能控扼賊路保其不能南也萬一賊騎透漏渡淮由光黃舒蘄入江州取饒信衢州而趨行闕如入無人之境其勢甚易且頃見防秋之際嘗令岳飛分兵萬人屯江州若自鄂州順流而下不過數日聲援相接長江之險可保無虞伏望聖慈詳酌早賜施行取進止清忠公半子才奏劄子論兵屯備禦且聞兵屯資密不肯踈備禦責實不責虛連鷄之棲氣勢聯絡一難才動群雞皆應今日之兵屯當

似之或夫之疎則地勢闊遠運掉艱難寧無偷度之慮千金之家儲蓄厚
 富取之不竭用之不禁今日之備禦當似之或夫之虛則捉襟見肘聞短
 呈露寧免外侮之虞然則密而不疎實而不虛者正今日籌造之良策也
 今日三邊之兵屯疎乎密乎以且觀之淮海襄蜀之地首尾綿亘母慮萬
 餘里大抵皆與敵接而敵之謀我為計蓋甚密今年城漢中明年城海州
 又明年城利州城亳州城光化不動聲色而城築已成不費兵戈而糧草
 已具河以南曰唐鄧曰蔡頴曰陳郟曰三汭等處又皆分布兵屯為久駐
 計其與我為鄰者無一處無元帥無一帥無重屯此其為計蓋甚密也而
 我之所以禦之者視敵也反疎東西兩淮地勢闊遠風馬牛不相及也而
 僅以一大帥當之雖基畫有餘然恐功成事定歸位樞府後之當事任者
 或彼此不相應後必致坐失機會敗乃公事襄樊荆蜀山川阻修鞭之長
 不及馬腹也而僅以一大帥兼之雖運量中情然蜀道驅馳峽險隔絕今
 之粟成笄者或節拍不能立應必致蹉失事機噬臍悔後是兵屯之疎曾
 不足以當敵之密也今日之備禦實乎虛乎以且觀之敵之兪軍為兵或
 號百萬或號八十萬或號四五十萬敵以馬多為國而人各數十或十
 五六疋總而計之或數十萬疋將材固彼所自有而諸國之驍勇中原之

水樂大典卷千五百六

五

東際山西之將種又皆喉召於四方耕屯彼固盡力而淮西之取未已蓬
 之刈麥劔利之打糧又皆取辦於我境器械彼固堅利而弓矢之整治技
 藝之習練射獵之馳騁又皆責成於馬上是無一日而不為備無一人而
 或忘戰其為備蓋甚實也而我之所以為備者視彼國反虛食為國之司
 命自改撥餽餉兩淮之糧多誤於圍田之不實自蜀土丘墟蜀口之糧多
 誤於屯租之轉移自增築襄樊荆湖之糧多誤於分運之不足而科降各
 於給與儲峙耗於水毀又不論兵為國之精神自東海城築兩淮之卒當
 分於海道之增屯自襄樊復歸荆湖之兵多困於極邊之分戍自蜀險盡
 失正甲忠義半空於元徙之靡常而號將置之散地小校危於下僚人不
 論是兵食之虛曾不足以當彼國之實也夫敵屯密而吾以疎制之敵備
 實而吾以虛制之幾何不為敵人所困乎且究觀事勢為國深恩不可不
 圖為密實之計淮西制帥舊制也今當於維揚將有命召之時邊選嚴重
 望臣充淮西制置使置司合漚專一控制淮西一路以扼形勢險要之衝
 使申討軍實之餘專一保境息民為事則地勢近而易固備禦一而不散
 敵人之去來吾得而覈其實兵將之勤惰吾得而知其詳其於禦敵最為
 便利不然道里間疎血脉不貫將有渙散無統之夫荆湖制置亦舊制也

今當於蜀關乞置荆帥之時遴選威望重臣充荆湖制置使置司江陵專一控制荆襄諸道以扼形勢要害之地使運籌決勝之餘一以謹固封守為務則事權專一而不分軍聲張大而不怯兵屯之多寡吾得而數其籍財計之盈縮吾得而究其源其於禦敵誠為至使不然水浮陸走救援不及將有阻隔不通之病四帥既建兵屯既張又當增連水之備重山陽之權以張淮東守禦之形復浮光之城嚴齊安之守以壯淮西抗襄之勢增均陽之戍繞光化之巢以增襄樊鎮守之防厚巴閬之卒分綿緄之兵以遏東西入侵之路使氣勢聯絡緩急相救情意翕合有無相通如犄角之鹿如常山之蛇而四帥咸賴其用彼擺布雖密豈能呀一隙以窺吾所不及之地耶乃若邊備則四帥者既分地守又當即其國中各惟其虛實無使虛而不實以啓敵心將材未見則采之公言以觀其器識試之事藝以程其武勇驅之戰鬪以發其忠義使陞補不踈於貨賂材智不困於忌嫉賞功不撓於私情則將材實矣不然有才不用有功不賞將有抑鬱亡聊之嘆兵數未足則立格以招制之既足則出賞以訓練之既練則作氣以激厲之使要衝之地無地不兵屯駐之兵無兵不器戰鬪之器無器不精則軍政實矣不然兵不選練器不堅利將有以將予敵之憂儲時未豐則

永樂大典卷千五百六

古

赴時收糴既糴則及時餽運既運則隨時致數使營屯之租不為軍吏所盜竊和糴之米不為糴吏所欺隱餽餽之數不為舟師所吞食則軍糧實矣不然唱籌量沙外示整暇將有伺疑虛喝之憂密政既修實形既具又當厚募間諜刺探事宜以覘其虛實敵屯厚重則歛兵保險勿與之爭稍薄則揀選精銳以撓大勢敵屯悉遠則持重閉壘以待其定緩則盡銳疾擊以乘其懈急敵意欲留則夜遣壯士出奇撓劫去則潛兵險要以追襲其後使奇謀秘計運用不窮精卒疑兵翕張靡覺如出入地如鬼祕神章而備禦咸賴其威彼蓄積雖厚安能乘其虛以擣吾所不慮之處耶雖然激昂之機又在廟堂以功見知者當入參機畫以大其規以材選用者當尊隆事體以底厥績其或玩視威令意輕朝廷則陳忠義以激其奮命克敵之心而今日之病則在因仍舊規不肯集思廣益以謀帥才也安望其任用當而公論穆耶將有勞伐則陞差職任以酬其勞兵有戰多則後卒為將以示其勸其或翱翔規間潰散連命則戮于社以夏啓甘誓之罰而今日之病則在賞雖行而多靳吝法雖明而多牽制也安望其士卒服而行陣肅耶中畫却所不當圖分表之地城築要害惟務伐侵地之謀其或遣使誘和設計誤我則杜其弊以防西涼切盟之禍而今日之病又在

永樂大典

卷三五八六

於絕和之意不堅決招地之心未盡鋤也安望其國是定而安獲城耶此
三病者錮於其心而應於其事任於其習而詘於其行若將安之而不知
意向未明憂端之所由伏議論未定禍基之所由胥蓋有出於疎密虛實
之外者吾君吾相所宜豫圖繼自今勿惜人情而昧遠圖勿恃異說而隄
正論勿見小利而忘大猷勿急近效而貪遠地勿怯大敵而昧先著勿志
苟且而狃規撫勿滋吝心而溢賜予勿矜意見而料遠事勿務羈縻而費
財用勿循功利而長奸惡信能行此十者以伐沈痼之三病此乃國家以
簡禦繁之主計以內制外之良謀雖不區區馬喻制於其上而三寇之備
禦皆不出吾帷幄之內又安有疎而不密虛而不實之患哉干冒天威不
勝戰灼王之望漢高先主集與殿帥楊郡王書論兩淮移屯利害 某此
承鈞揅之未得以款誨欣慰無量奉違信宿已深傾企遠中兩屏海示益
認眷勤即日雪晴苦寒伏惟折衝有相鈞候萬福承諭張馬帥已離和州
既不可回且今來長蘆又令負琦與宋受未瓜步想此經畫非鈞意之得
已然其利害前日商量甚詳宜更審處大敵在近而軍無定處旋營寨緡
揚州所慮兵少勢孤今復負琦宋受遠去和州見憂虜人窺伺今復移却
張守忠郡王重臣宿將請練兵機似此果無後慮否軍旅之事某未之學

永樂大典卷十五百六

五

也深以為疑大軍臨敵豈可數數輕動張守忠既來長蘆未應遽回且徐
徐圖之負宋若尚未動今往揚州如何國事至重苟有所見不敢不以忠
告尚幸裁處餘冀保重前膺冊拜又與李侍郎書論兩淮兵屯某前日嘗
獲承教慰甚遽復賸異傾企如初即日雪後寒凜伏惟台候萬福瓜步却
衣前議深以為憂想只為張馬帥既未長蘆不得已而為此然馬師之動
既已非策若更以負琦宋受未瓜步恐又增一夫効敵迫近而大軍數移
可為寒心負宋不屯真州上意也不今在真州則當往六合揚州今却令
往瓜步緩急之際聲勢不相接奈何某來訪於人皆以負宋往揚州為得
策淮東兵合於揚州則軍威自震且六合有所資若令往瓜步去揚州更
遠雖與六合相近恐未必能相救援張守忠移屯之後和州一帶空虛亦
甚可憂侍郎深宜婉畫今張帥業已到長蘆若宋負未動且令往揚州如
何大抵規摹須要素定先自擾擾則為賊所窺非計之得也侍郎其審處
之矣水鶴林集併屯 吳之備長江也據守險要不過數四紀陟曹州此
說以伐司馬昭之謀漢之屯夷陵也列柵連營動七百里魏文帝曾語群
臣以策昭烈之必敗蓋好合惡離者兵勢之常而包山川險阻為軍者兵
法之所忌也蜀口之屯亦可言矣八萬之師雖統之以四大將之屯四大

永樂大典

卷三五八六

將之屯實分之於數千里之地以數十里之邊疆分一二萬之卒旅殆不
 啻散棊之布於盤而欲周滿直路亦難乎其為守矣蓋嘗目覽山川身歷
 險阻得一老兵而問之直以為今日之勢不當置戍太繁設備太簡一舍
 之地戍守近數十區卷石之山川欄凡五六所猶之可也在寨之外其所
 分撥之兵多不上二三百人少不過四五十人夫四五十人者以戰守則
 不足以斥堠則有餘有餘者不及裁不足者不能併多其部以分其力少
 其數以弱其心如或虜人擁數萬之騎倍道疾馳而吾所屯之兵如連雞
 之棲卒未能以必合則幾何其不為虜之所易也虜自入中國之未嘗犯
 吾境風矣嘗犯吾仙人矣又嘗犯吾武休矣彼之所以越國長驅如涉無
 人之境而不顧者亦以吾備守之多而兵卒之寡也向使祖谿之敗黃牛
 之劫復有人馬以重兵扼於兩關之間則虜必不敢深入縱使金平之勝
 不得諸將相與并兵合力於平土則賊亦未必却定嘗因是論川蜀之形
 勝固不可不厚三關之屯而三關之門戶又不可不設一重之衛衣必托
 裏而後可以禦寒風戶必重扃而後可以待暴客今一軍屯西和而西和
 以上更分一大屯於摩雲一大屯於崖石則三方之勢牢一軍屯成州而
 成州以上更撥一大屯於白環湫池則仙人之守固一軍屯鳳州而鳳州

永樂大典卷三五八六

去

以上更分一大屯於興趙隔茅則武休之備密徑理宕昌以障武階謹固
 上津以保安康所屯之處必須全將全軍所援之師不妨首擊尾應其他
 小關狹隘不過置卓望以伺其動曲經交涂仍復明間探以索其情如此
 則靜必守其所固動必成其所欲安邊保勝之策莫強於此蘇州府志表
 說友許滿屯即事詩 皇家百萬兵一一供行闕時恩勞軍士有詔消良
 月鳴鑿肅天仗君王自親閱旌旗照擊鼓鎧甲雉冰雪金繒辱君賜再拜
 嵩呼疊天子曰嘻哉長江殆天設雲屯皆壯士寧有中外別地命臣說友
 興搗均行列許之問軍旅利害興優劣臣聞疇昔論舟師利通涉出入如
 風馳進退如電掣鄉來經始意規置有餘烈更張一何事事亦隨廢缺橫
 舟卧平沙整甲半折裂蒙衝繞十五水卒無棗傑祗今眾弊見禁不一語
 訣往往憂國者無路伸喙舌小臣何蕭似銜命紆革節願陳一得慮竹頭
 而木屑方略許圖上稽首思登竭君王赦其愚臣敢畢其說元劉仁本亦
 去集上虞屯兵詩 海上晴霞映錦袍虞川督戍出餘姚沙頭水鳥來相
 狎天際雲帆不受招山色空濛常帶雨江聲嗚咽半吞潮東山會有人高
 卧豈獨風流在晉

朝五見共字下

永樂大典卷之三十五百八十六

永樂大典卷之三十五百八十六

十七